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浩然著

苍生



苍生

浩然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

苍 生

浩 然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8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431,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

ISBN 7-5302-0045-3/I·46

定 价：5.20元

内 容 提 要

《苍生》是作家浩然经过长期酝酿、探求和思考的产物，是他八十年代的代表作。它通过几个普通农民的眼光，生动地反映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变革对农民的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八十年代农村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塑造了田保根、巴福来、田大妈、邱志国、陈耀华、田留根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作家以多姿多彩的笔墨、细腻传神的描绘，生动风趣的细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当代农村的生活画卷。

《苍生》保持了作家一贯的创作风格，语言明快流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结构紧凑严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田成业



田大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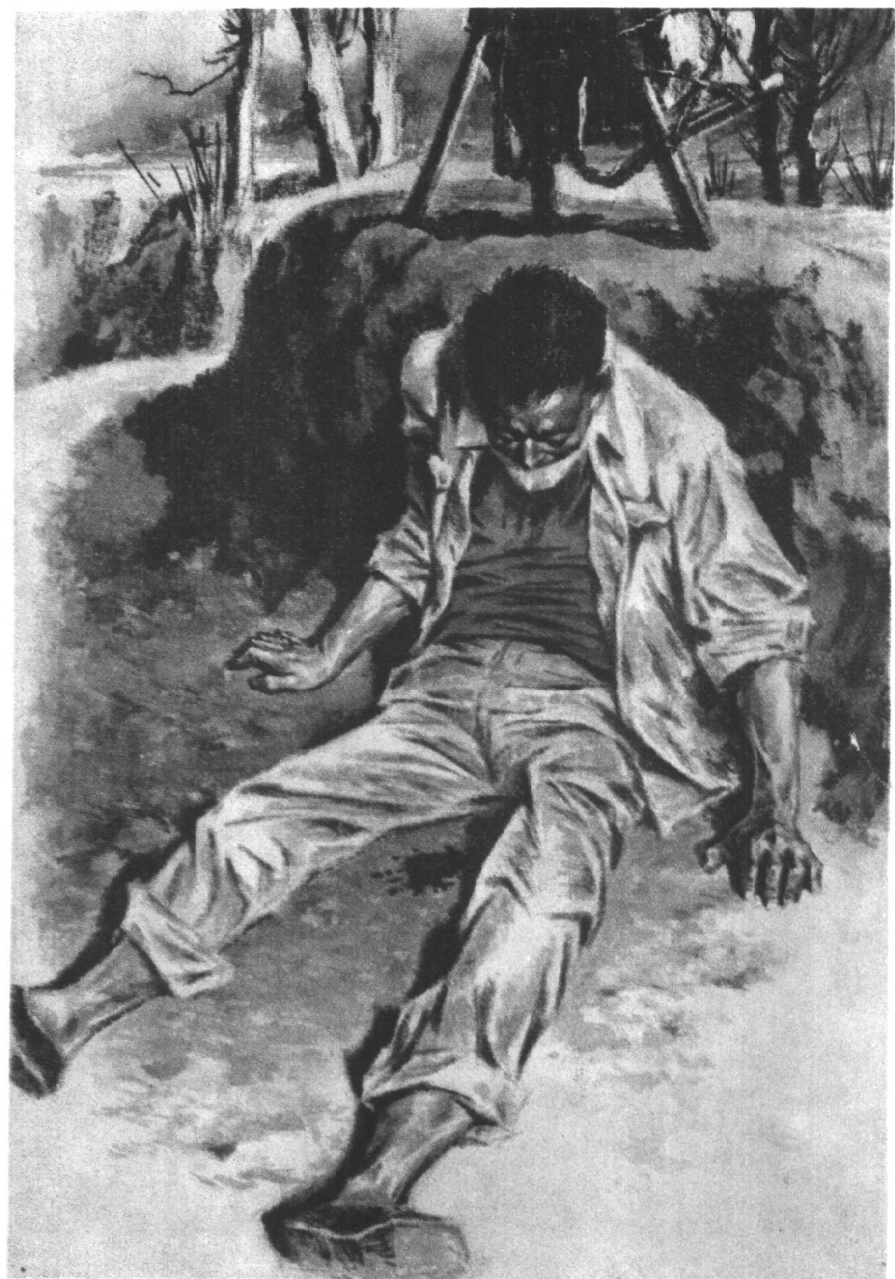
巴福来



田保根



陈耀华



田留根



杜淑媛



邱志国

第一段

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的山村有一群奇而不奇的人，做出一连串怪而不怪的事情，让不摸头脑和根底的旁观者，看起来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对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所作所为，不知道应该同情呢，还是应该鄙视？应该赞成呢，还是应该反对？实在是个让人困惑难解的问题！

这个在半山腰鼓捣石头的，就属于一个极平常的“奇人”，正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做着一桩普通的“怪事”。

石头已经开出了一些，整块儿的堆积在碎石头子儿里。他用钢钎子把整块儿的撬出，用铁锤子敲掉多余的棱角，接着搬到行走比较方便的平坦一些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垛起来。回头再去鼓捣另一块。汗水，顺着他的脸、脖子和光着的脊

梁背往下流淌，被棉裤腰给截住；浸湿了腰上，沾了一圈儿石粉末子。已经贴近晌午。他停止了活儿，喘口气，就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钎子、锤子埋在里边，用手把上面的土抚平，用脚把抚平的土踩结实，然后解开裤带，在上边撒一泡尿——掩藏遮盖得严严实实，不留半点儿痕迹。

跟往常一样，他没有马上离开荒山回家，而是拾起挂在枯树杈上的小棉袄，拍打拍打沾在上边的尘土和草末子，一面往袖口里伸胳膊，一面绕着弯儿攀上一个崖头顶端。他抬起一只手，搭在脑门子上挡着强烈的阳光，四下张望。看青天，看大地，看山脚和平原接茬地方的村庄。他的目光在山下的那个村庄的街道上巡视，伸手数点，嘴里边小声地叨咕：“又有三层新房起来了！又有两家平地基、码地盘了。……”他深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儿是中国北方一个极普通的小地方。属于冀东；也可以划归“京门脸子”。论风光景致，十分平常：有山很矮，有河很窄；有一条走车走马的官道，还是老辈子的年月，大清皇帝为了往东陵马兰峪拉木头和运石料修出来的。那道儿既坑坑洼洼，又弯弯曲曲，还有不少的“瞪眼儿坡”。因为交通不方便，住在这地方的一般百姓，极少有谁到远处去逛逛；远处的那些想开开心，或打算得到点好处的体面人，更难得到这地方看一看、停一停。致使这儿变成个长久偏僻、格外寂静的角落。

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田家庄，就坐落在矮矮的山包下面，窄窄的小河旁边，在由南往北、再朝东拐个胳膊肘子弯儿的砂石道附近。

用不着惊动历史学家们前来费心思、花功夫地考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辨认出来：田家庄是一个饱经朝代更迭、历经

世事沧桑的古老乡村。不用说别的，光是村子西头那座坍了多年的破庙岔子，庙前那棵三五个人搂不过来的、连肚子都烂空了的老槐树，以及树下水井沿儿的石头都让提水的麻绳给磨出好几条二三寸深的沟槽，就是铁打的证据。

古老的田家庄，从它乍开始有了冒烟儿的房屋那会儿起，肯定是由姓“田”的这一个姓氏而得名的。当初，这个村庄也许只有“开山老祖”姓田的这一个宗系。那位“开山老祖”大概是一个逃荒的男子汉，带着妻儿老小来这儿安了家。他或许是一个越狱的罪犯，拐了一个良家女子在这儿落脚住下。还有一个可能：他出生在天堂般的江南，沦为一个被官府驱赶到这儿修筑万里长城的兵卒；苦役期满，却没有盘缠钱回归故里，就讨了一个叫花子的老婆，在这儿留下来苦熬岁月。……如此这般，都是胡乱地推测，谁也不敢打保票说，头一个到这块地盘上成家立业的那个姓田的人，绝对是哪一个种类。但是，不管他属于哪一种哪一类，在那个遥远而又荒凉的时代，他决心要在这儿站住脚跟、生存下去，必须得甩起膀子刨开处女地种庄稼；不这样就挨饿：不给饿跑，就得饿死。他必须搬石头、砍木头、和泥盖房子；不如此办就得挨冻，不被冻跑就得冻死。肚子有了食物，身子有了避风的地方，夫妻俩才会有精气神儿在被窝里亲热——于是乎，就生儿育女了。以后逐渐分枝发杈，一世一代地增加着姓田的人家；房院连成街，老少结成群，修了那座大庙，栽了那棵槐树，挖了那口水井。这一伙人家占据的这块地盘，很自然的就被自己和四周围乡村的人称之为“田家庄”，即“老田家的庄子”的意思。再后来呢，又有别的姓氏的农民，受到各种命运的逼迫和各种希望的引诱，一户一户地搬迁过来，跟姓田的人家成了邻居，有的还跟田姓的人结成姻

亲，相互帮扶着奔波谋生。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称谓自己的家门所在地为“田家庄”。……

由现存的许多历史证据可以推断，有了“田家庄”的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挺长挺长的岁月，姓田的这一族，定然是人丁兴旺的大户。要不然，“田家庄”这个一般化的村名不会这般长久地保持下来。也许在哪一朝哪一代，田家这一族里出息过显赫有名的大人物，干出过轰轰烈烈、光宗耀祖的大事业。比如中过文官，当过武将，有过被刻了石碑的、不打爹骂娘的孝子贤孙，有过给树起牌坊的、没见过丈夫的面就守寡一辈子的贞节烈女。……

真不简单哪，田家庄的老田家！历史悠悠，子孙相传，不知繁衍了多少代。然而，实在不可思议的是，到如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办过了三十周年的大庆吉日，而在这个住着二百七十多户农民、瓦房和土房组成方圆二华里长的田家庄里，姓田的人家却衰败得仅仅剩下孤单单的一个门口了！

这个门口的“名义”户主就是这位在山上鼓捣完石头、不顾劳累地登高观景的田成业，但是能够当家、能够主事、有实权的是那位正在家里做饭的、他的老伴儿田大妈。

田成业已经是六十花甲的年纪，脑袋大，脸盘子大，手大脚大，浑身的骨头架子大，属于标准的山区大汉。他的性情脾气，倒跟他的外表极不相称。他厚道，厚道得过头，显着有点儿呆。他老实，不分对什么事儿都老实，就难免有那么一点儿窝囊废的样儿。他一天到晚闷着头吃饭，闷着头干活计；连在家里家外走路都耷拉着脑袋，象丢了什么东西，正怀着失望的痛苦在寻找。除了跟他老伴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谁都不爱讲话；讲话就着急，着急就结巴，干脆闭着嘴巴、压着舌头，

不讲。他怕见生人，尤其怕见上边下来的当官儿的和刚刚从外村嫁到田家庄的年轻的小媳妇。对这两类人，他遇上就赶紧躲开；实在躲闪不迭的时候，他会变得惊慌失措，绝对不敢从正面看人家一眼，人家要是主动跟他打个招呼，那才叫他活受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还会象个害羞的小姑娘那样涨红了脸，脑门儿上冒汗珠子，嘴唇哆哆嗦嗦的，回答不出一句整齐连贯的话。旁观的人都被他逗得发笑，也替他难为情。

在共产党夺了政权以后的三十年间，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里边，田成业既不积极，也不落后；既没有“整”过别人，也没有挨过别人的整，纯属那类跟大帮、随大流的芸芸众生。而且，他跟田家庄所有跟着“社会”走过来的庄稼人一样，过了长达三十年的集体生产的日子。他没有觉得占了大便宜，也没有觉着吃了大亏。同样的，他既不认为那日月象个没法儿忍受的“人间地狱”，也不认为是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天堂”。他纯属那种不被村干部们搁在心上、不让积极分子们放在眼睛里的一般社员群众：谁也不重视他，谁也不轻视他。

今几个例外的事情发生了。田成业受到例外的礼遇。一个在田家庄变得越来越有价钱的人似乎在向他献殷勤，故意地要抬高他：在他闷着头干了半天开石头的累活儿，又饥又渴地收工回家的路上，把他给截住了。

突然间，前方响起一声高喊：“大成兄弟，你叫我好找哟！”

呼唤声从起码有五丈远的地方传过来，竟然把个田成业给着实吓了一跳。

“大成”是他的乳名，这地方的人俗称“小名儿”。一个婴儿落生后，由家庭里最年长，或最有权威的人给起的这种小名